

岁末故事

□ 陈立珍

周五下班时,与同事调侃“明天准时上班,别迟到哟”。本来是开玩笑缓解一下一周来的紧张心情,不想周六早上5点就从睡梦中惊醒——准备送达的一份继承案件判决书,有一处用词是否规范严谨?必须再确认一下。顿时睡意全无,早早地来到法庭核对,还好是虚惊一场。

放下案卷,不由得回忆起这个刚审理完的案子的一波三折。这是一起继承案,被继承人患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他的父母和妻儿因遗产分割产生纠纷,前者将后者告上法庭。一边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一边是失去丈夫、失去父亲的悲哀,都有流不尽的眼泪。

开庭前后法庭进行了多次调解。原告提出的遗产分配方案,被告不同意,而被告主张为给被继承人治病所借外债需要偿还,原告也不认可。双方对遗产进行议价,差距较大。涉案财产评估后,再次组织调解,双方仍各持己见。调解不成,进入审理程序,制作判决书。从证据审核到事实认定,

必须把握好每一个环节,确保案件质量的同时,还得做到整体衡量,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愿望只有一个:通过审理,能够让原告、被告学会换位思考,体谅对方的苦衷和不易,尽早结束亲人之间的争战,让逝者安息。

下午,收到兄弟法院刚入额的一位小妹发来的微信,说她今天补觉时,梦见合议庭人员入席,庭审开始了,居然没有书记员,当时就被吓醒了。“姐,这种心情,跟小时候盼着期末考试放寒假,又担心自己考不好的心情是一样的。盼着过年,又怕它这么快就过完了。”

其实,作为法官来说,每经手一个案子都是面临一次考试,需要用脑用心,老百姓面对矛盾是非,需要公平公正地评判,我们肩扛天平责任重大,即使是标的再小的争议,也要全身心地投入。刚刚审完的一件村民与村委会的纠纷案就很有代表性。

为解决村民浇地问题,主任带领部分村民安装水泵,用铁锨平整路面时弄坏了一村民为浇地铺设的电缆。原告主张自己用于浇地的电力设

施已经安装了10余年,从未出过问题,要求赔偿。被告村委会认可村主任系职务行为,但认为原告电缆埋设太浅,没有警示标识具有重大隐患,且原告属于私拉乱搭,不同意赔偿。因为双方矛盾尖锐,我决定背对背做调解工作,分别与被弄坏电缆的村民及主任进行沟通。

“你是否有证据证明自己铺设电缆的合法性?”“当初铺设电缆是经过村委会同意的。”“你主张的损失数额那么小,打官司,值吗?”“这不是钱的事,我要的是公道。”

“对于原告自行铺设电缆,村委会是否尽到管理职责?”“我们是新上任的班子,以前的情况不太了解。”“毁坏财物要赔偿,为什么不同意赔?”“电缆埋得太浅,这得亏没出大事。我们也需要个说法……”

调解工作无进展。原告已经60多岁,有轻微脑血栓,一侧肢体活动不便,视力差,说话吐字不清晰。开庭时,原告坚持宣读自己书写的事实经过,他戴着眼镜和头灯,拿着放大镜,声音急促,情绪激动。坐在审判台上的我很担心原告的健康状况,委婉地

提醒他控制情绪、注意身体。

经审理,法院认为,原告安装电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原告自身存在过错。电缆被损坏修复或更换,在法院告知原告需要相关鉴定时,原告未进行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后果。鉴于本案诉讼标的额较小,为了减轻原、被告诉累,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结合电缆损坏程度及原告自身过错,本院酌定被告村委会赔付原告财产损失,损坏电缆由原告自行处理。该案判决生效后,当事人自动履行完毕。

这一年,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奋战在审判一线。回顾一年的工作,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刚入额的小伙伴,累了烦了可以哼哼歌、吃点零食化解一下,年长的就以静制动微笑面对一切,我知道那微笑背后隐藏的都是故事。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静思

王凡 摄

(作者单位:保定高新区人民法院)

我的法官情

宋霄燕

总还有一丝情愫
环绕心底
总还有一些悸动
朦胧勃发
再次看到那熟悉的场景
再次听到那法槌的声响
那份感动已在悄然萌生
那份记忆已然翩翩而至

犹记庭审间唇枪舌剑
犹记伏案理首写判决
犹记案结事了后的畅意
还记得走出法院大门时
漫天星光扑入眼底
还记得法院大楼里灯窗闪耀
诉说着法官的辛劳与付出

案件经手处得失在心
有遗憾更有美好
20余年法官生涯
镌刻了一种理念
造就了一种性格
如今虽已脱下法袍
但那份法官情怀萦绕在心
追求公平正义已融入血液与灵魂

我的同仁们
我愿与你们共同战斗
身处行政岗位
用笔写下你们的忙碌
用镜头定格你们的身影
在主持正义定分止争的道路上
我愿做你们的鼓手
敲响鼓点
陪伴你们
在磨砺中奋进
在风雨中高歌
(作者单位: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闲暇时光

陆超 摄

(作者单位:兴隆县人民法院)



书记员往事

□ 高占国

书记员是人民法院担任办理案件的记录工作和有关事项的人员,并协助办理一系列司法辅助工作。

直观地讲,开庭前那个笔直站立朗声宣读法庭纪律的人,开庭后那个俯身埋头认真记录的人,就是书记员。我们口头上有时叫“书记官”。

任何一个走上审判岗位的法官,差不多都有做书记员的经历。这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更是常见。往往一个助审员要经过七八年的书记员经历,熟悉了办案的许多辅助工作,打好了庭审记录的基础,才会有机会走上审判岗位。

我也是沿着这条线路走上审判岗位的。我先是在市区的一个法庭做了几个月的书记员,之后被选调到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员。

在刑庭担任书记员是一件很苦的差

事。原因是刑事案件多,而且有的是重大案件,记录的任务很重。

当时审判大楼正在建设,我们刑庭临时在廊坊市看守所办公,开庭就在临近的一个法庭。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刘振福书记员吃住在看守所后面的简易平房里。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跟随审判长去开庭做记录,回来再整理笔录,而后确定好时间去看守所里提人犯,宣读笔录,核对无误后让其签字按手印。

书记员的记录工作是艰苦的。特别是在严打期间以及重大庭审时,书记员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根据案件性质和繁重程度,有时有一些重大庭审要两名、甚至更多名书记员参加庭审工作。

我曾参加过一个开了三天的庭审,那是一件盗窃案。嫌疑人犯罪的次数比较多,厚厚的案卷记载着他的累累罪行。虽然他说话速度比较慢,庭审过后,一直在记录的我,手脚仍有过度疲惫之感。

书记员工作是有压力的。这种压力一是来自自身的责任感,总怕记录不好影响了工作。那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庭审刚刚结束,审判长说:“我看一下笔录。”看犯罪嫌疑人交代的那一段是否记上了!如果审判长满意,还算宽心,如果不满意,心里便十分自责和内疚。另一种压力来自同伴。出于好胜心理,同伴之间也存在竞争,一旦自己记录不好,就觉得在别人面前失了体面。但这种心态也促进了我们记录水平的提高。

书记员的记录要求准确,特别是一些法言法语。我们庭当时有位副庭长,身材瘦小的他平时爱逗爱笑,但一到工作时,便非常认真,从不马虎。有一次,他拿过我的笔录查看,在“回避”二字上打了问号。他眯着小眼,带着疑惑的眼神笑嘻嘻地跟我说:你查查法条,这个字应该是没有“走之”偏旁的。我当时心

【小小说】

□ 王真真

“咋?这世道是没天理了吗?俺媳妇丢了,你们不去帮着找,倒跑来抓俺?”吕大周气呼呼地甩开警察的手。

“大周,你别激动。人家警察同志就是找你去局里了解下情况,没说要抓你啊。”老支书赶紧上来劝说道:“再说了,你没听人家说吗,去了就能见着耿芳了。”

还别说,这招真管用,一听说能见着失踪多日的媳妇,吕大周乖乖跟着警察上了车。

“芳儿,你这些天去哪儿了?从四川回来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担心死你了。”见着耿芳,吕大周有些激动,“你咋还哭了?是不是谁欺负你了?走,咱回家!”说着就去扯耿芳的手。

“吕大周,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我死也不会跟你回去的!警察同志,我是被拐卖的,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耿芳一把挣脱出来,哭哭啼啼躲到一旁。

“拐卖?自己花光所有积蓄明媒正

温柔的陷阱

娶的老婆,回了一趟娘家,怎么就变成拐卖来的了呢?一周前还温良贤淑的耿芳,为何突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吕大周越想越糊涂。

吕大周是吕家屯出了名的光棍汉,年轻时家里穷,偏偏又眼高手低,不愿去做建筑工这样的粗活累活,非学着城里人养什么田鸡,结果赔得一塌糊涂。他禁不起打击,一时得了精神病,打伤了兄弟,气死了老母亲。

后来,在兄姐和村委会的帮助下,吕大周的精神状态恢复了正常,也不再像年轻时那般不务正业,勤勤恳恳做起了走街串巷的小本生意,几年来,倒也积攒了一些家业。

这些年,给吕大周介绍的对象也不少,但不是吕大周不中意,就是对方介意他得过精神病。这一来二去,就拖到了41岁。

半年前,同村的吕老四给吕大周介绍了一个对象,说是自家在四川的一房远亲,叫耿芳。这耿芳比吕大周小9岁,长得俊,能做事,还不带孩子,这让吕大周欣喜不已。

俩人见了几面,互生好感,耿芳还主

动提出要结婚。吕大周心里乐开了花,但面对这天上突然掉下的大馅饼,心里总是不踏实。

“哎呀,大侄子,你就放心吧。这芳啊命不好,在老家嫁了个男人,好吃懒做还赌博嫖娼,动不动就打她。芳早就想跟他离婚了,但那男人凶得很,威胁她要杀她全家。这不,只能偷偷跑出来投奔我这远房亲戚了。”吕老四说道。

吕大周听了,也就不再多想,满心欢喜地开始准备和耿芳的婚事。而耿芳呢,也从吕老四那搬到了吕大周家居住。

结婚前几日,吕老四找来吕大周,语

重心长地说道:“大周啊,你和耿芳要结婚,有几个事大爷得跟你说说。你也知道,芳这孩子是为了躲避那个禽兽男人才跑咱这儿的,离家匆忙,那男人又不依不饶,眼下定是办不了离婚手续的,不过你们郎情妾意,领证是早晚的事。还有一事,虽然芳不是黄花大闺女,但这模样、这品性绝对是一般大闺女都比不上的,咱能遇上是福气啊,人家孩子又背井离乡的,所以婚礼可以不办,但彩礼你不能小气啊。”

与耿芳朝夕相处这段时间,吕大周

早就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又想着不办婚礼也能省下一些钱,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吕老四代耿芳娘家提出的要10万元彩礼的要求。

婚后,吕大周继续走街串巷做生意,耿芳在家打理家务。由于感情融洽,吕大周把挣来的钱悉数交给媳妇掌管。

半月前,耿芳哭着告诉大周自己想家了,大周见状忙安慰道:“别哭了,想家了就回一趟,明儿我送你去县城坐车。”临行前,大周还塞给耿芳2000元路费。没承想,之后,耿芳便失去了联系。

原来,这耿芳根本不是吕老四的亲戚,也不是什么四川人。他们两人设了个圈套,一起合伙骗吕大周的钱,但因为吕老四不肯将10万元彩礼钱分给耿芳,耿芳一怒之下就来到公安局报警称自己被吕老四拐卖给了吕大周。

原以为是天定的缘分,哪知道却成了黄粱一梦。好在真相被澄清,后来吕老四和耿芳因犯诈骗罪双双被判了刑。清醒过来的吕大周现在逢人便会提醒:一定要脚踏实地,万不可相信天上会掉馅饼。

(作者单位:景县人民法院)